

豫剧

跑汴京

王燕飞

整理

前 記

此劇是根据豫剧傳統劇目〈跑汴京〉(又名〈对綉鞋〉、〈八件衣〉、〈阴阳三堂〉等)由本院王燕飞同志整理的。經我院一团演出后，征求各方面意見，因王燕飞同志調离本院，又由本院赵籍身、陈宪章二同志进行了加工修改。由于我們的水平所限，在剧本的思想性艺术性方面，粗疏之处，恐所难免。深望讀者、观众，特别是戏曲界的同志們多多提出宝贵意見，俾今后繼續加工提高。

河南豫剧院

1961.10.19

人 物：

豆九成

豆巧姐

張成玉

花子仁义

包拯

楊世英

馬橫

馬翠英

白士剛

金发财

独眼龙

秋香

四校尉

四衙皂

團長枪手

四劍子手

第一場 行 凶

〔馬家綉樓上。一天的夜里。

〔馬家小姐馬翠英獨坐綉花帳前，有些煩悶的樣子。

馬翠英：（唱）蜂媒蝶陣春意鬧，
對對紫燕雙歸巢。
紅顏易逝人易老，
馬翠英獨處深閨多寂寥。
為綉嫁衣聘巧姐，
她妙奪天工手藝高，
恨不得嫁衣八件早綉好，
休誤了牛郎織女渡鵲橋。

（喊）秋香，秋香，快把巧姐叫上樓來。給姑娘我綉的嫁衣怎麼樣了？

〔秋香領巧姐走來，她們手托嫁衣，臉上堆滿了笑容。

豆巧姐：（和秋香上樓）見過大姑娘。

馬翠英：罢了。嫁衣綉得怎么样了？

秋 香：（手托嫁衣走近馬翠英）全都綉好了，姑娘亲自过目吧。你看，巧姐的手儿有多巧啊！

馬翠英：（眉开眼笑的）哟！好好，一共几件，上面綉了些什么名色呀？

豆巧姐：（唱）两身油綠两身紅，

两身粉白两身青，

彩緞嫁衣共八件，

件件綉的都有名：

这一件綉的是“百鳥朝凤”；

这一件綉的是“金鸡打鳴”。

这一件綉的是“鸳鸯戏水”；

这一件綉的是“柳浪聞鶯”。

这一件綉的是“喜鵲登枝”；

这一件綉的是“凤栖梧桐”。

这一件綉的是“春兰秋菊”；

这一件綉的是“翠竹青松”。

八件嫁衣本是精工綉，

愿姑娘早日里鸞凤和鳴。

馬翠英：（一陣呱呱大笑）不愧人都称你“巧姑娘”，真是不单手巧，你的嘴也怪巧咧！

豆巧姐：大姑娘，嫁衣綉好了，我該回家去了。

馬翠英：嫁衣既然綉好了，回去就回去吧。

豆巧姐：是，我就告辞了。

秋 香：八件嫁衣綉的姑娘称心如意，你可得重重地开开賞呀！

馬翠英：哼！去把那同样的八件衣料取来賞与巧姐。

秋 香：是，巧姐随我来。

馬翠英：（眼望那八件嫁衣爱不释手）

（唱）这嫁衣都是貢錦綢緞，

雇良工施妙手錦上添花，

单等着佳期到我巧装打扮，

美煞那众亲友綠女紅男。

〔这时白士剛和独眼龙执刀忽然出現。

白士剛：（念）身为班头巧作案，

独眼龙：（念）官亦盜来盜亦官，

白班头，来到馬家綉樓。

白士剛：（見樓門大开）樓門大开，正好动手。

独眼龙：請。

白士剛：好，你給大爷巡风，盗出金銀財宝咱俩各分一半。

独眼龙：請。（伏在暗处）

白士剛：（飞身跑上綉樓，見馬翠英）馬小姐（打躬作揖）
我这里有礼了。

馬翠英：（扭臉看見白士剛，大驚）你，你来做什么？
你？……

白士剛：我是行路之人，前来借取盘費来了。

馬翠英：啊！（躲进帳内）箱里有銀，你自己取，取吧！……

〔白士剛才从箱中取出一包金銀，伸手提起那个八件彩衣的包裹时，碰巧，秋香端茶走上楼来。

秋 香：（一眼看見白士剛，惊叫）啊！楼上有賊！（高叫）
家院！快呀！楼上有賊了！

白士剛：你喊……

〔飞身扑了过去，秋香将身儿一闪跑入厢房，
白士刚追至厢房，不多时传来一声惨叫，
跟着白士刚提着血淋淋的刀跑出厢房，急步下楼。

〔近处传来喊叫声。

独眼龙：（从暗处闪出）白班头，快，有人来了！

白士刚：别怕，随我后门溜走！（和独眼龙逃走）

（二道幕落）

第二場 分 贓

〔关帝庙里。

〔深更半夜，寒风凄凄，秋雨淋淋。不多时，花子
仁义在庙门口出现了。

仁 义：（唱）整日讨要在四街，

深更夜半回家来；

家住关帝庙一座，

红砖绿瓦好气派。

都说讨要时光苦，

我却逍遥心开怀。（进庙，躺在供桌上）

供桌当作象牙床，

比起王侯也自在。

〔白士刚和独眼龙骤然而来。

独眼龙：（念）马府夜行凶，

白士刚：（念）盗财又害命。

独眼龙：（念）明日去嫖赌，

白士刚：（念）亚赛小朝廷。

独眼龙：你着天色将亮，倘被外人看见，恐有不妙，你我弟兄先到庙内分了财物，你看如何？

白士刚：好，庙里去。（和独眼龙入庙）

〔仁义发觉人来，跳下供桌，躲到神象背后去了。〕

独眼龙：喂！白士刚，这回马宅作案，不知摸来多大油水。

白士刚：（摸摸彩衣包裹）彩衣，綢緞彩衣！

独眼龙：彩衣！值錢不多，还有什么财物？

白士刚：还有元宝。

独眼龙：元宝？金的銀的？我看看。（伸手接过一个，放在眼帘上一睃，惊喜）啊！耀眼闪光，金的，金元宝。白班头还有多少？

白士刚：没有啦。

独眼龙：（摸白的前胸，发现元宝，谄笑）嘿嘿嘿……这是啥？拿过来吧！

白士刚：（凶狠地，将元宝一个个都掏出来，放在供桌上）給！給！給！（抽刀，乒一声也放在供桌上）給！

独眼龙：嘿嘿嘿！

〔独眼龙伸手去取，白士刚猛砍一刀，独眼龙亦抽刀还击，二人撕杀，忽然白士刚的刀被击落在地，白士刚欲取赃物时，突然神象后仁义怪叫一声，白士刚、独眼龙二人大惊，便仓皇而逃。〕

仁 义：（悄悄走出庙門窺視一下动静）适才两个贼人言道，什么彩衣元宝，我倒要看个明白。（进庙发现元宝）果然是元宝，五顆金元宝。（拾起元宝，又捡起彩衣包裹）彩衣，哈哈，这才是来的不明，去的正好。待我拿上这财物，找我那穷朋友，买衣遮体，买飯

充飢。(正要出門，脚下碰上鋼刀，彎腰撿起)呀！刀上有血。慢來，想這不義之財，我花子豈能受用？況這刀上有血，定是凶手圖財害命，冤殺了好人，但不知殺人凶手他是哪個？刀上有字，可惜它認得我，我認不得它。哎！剛才听道什麼白班頭；莫非是縣衙班頭白士剛？不能，不能，拿賊捕盜之人，焉能作出此事？我不免將這衣物財寶，收藏起來，探明此案究竟，也好替被冤人家出首作証。對，就是這個主意。正是：人窮不能志氣短，要與他人伸屈冤！（下）

第三場 陷 害

〔二幕前豆巧姐拿包裹上。〕

豆巧姐：（唱）巧姐送郎赴汴京，

贈嫁衣作盤費求取功名。

這衣料原本是馬府所送，

論針工論花色樣樣相同。

還有這花錢褶成雙成對，

贈一個留一個暗寄深情。

這一頭我裝上白銀二兩，

那一頭還放有三百青銅。

疊的整，潤的平，

錢褶夾在正當中，

也免得外人知笑俺太多情。

〔豆九成引張成玉上。〕

豆九成：（念）女兒贈嫁衣，

張成玉：（念）助我赴京畿。

豆九成：女兒，衣物可曾收拾齊畢？

豆巧姐：收拾齊畢了。

豆九成：包裹之內，俱是何物？

豆巧姐：女兒嫁衣八件。

豆九成：還有什麼？

豆巧姐：還有……（羞）啊，無有了。

豆九成：甥兒，拿到當舖之中，當些銀兩，進京去吧。

張成玉：多謝舅父、表妹！正是：

（念）雪里送炭古來稀，

豆九成：（念）盼折蟠桂第一枝。

豆巧姐：

（送張成玉，分頭下）

〔白士剛上。〕

白士剛：（念）馬家出事非，

要我去捉賊！

凶手本是我，

叫我去拿誰？

（白）哎呀，且住！太爷三令五申，催我捉賊，胡乱捉个百姓抵案，倒也不难，只恐原告馬橫口供不对，太爷查出馬脚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……有了，馬橫老儿貪財怕事，只用几句大話，管叫他成我一路之人。就是这般主意，待我馬府走走。

〔圓場，馬橫上。〕

馬 橫：白班頭。

白士剛：啊！馬鄉紳。

馬 橫：县太爷要你三天以里捉拿凶犯，至今半月有余，为何还未拿到？

白士剛：要捉拿凶犯不难，眼前就是……

馬 橫：（疑惑）啊！誰？哪一个？

白士剛：就是你……

馬 橫：（吃惊）啊！我？……

白士剛：誰人不知，你家牆高三丈，家郎成羣，外人岂能飞进你家不成？（伸手抓住馬橫）分明是你霸占秋香，秋香不从，你这一刀……将秋香杀死了。走，見太爷去！

馬 橫：（慌了，打躬作揖）白班头，我……

白士剛：象你这家大业大，打起这场人命官司，少不得叫你傾財蕩产，人亡家破！

馬 橫：哎呀！白班头这可是使不得呀！

白士剛：你向太爷报案，太爷命我拿贼，我問你怎么使不得？訴！

馬 橫：小老儿不告就是了。

白士剛：事到如今，只怕由不得你了，你与我走！

馬 橫：（跪）啊呀！白班头，白太爷！若能急速了結此案，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，我馬橫必有重謝！

白士剛：要了結此案，倒有一計，你可依得了我？

馬 橫：但能了案，小老儿件件依从。

白士剛：如此，你附耳来。（附耳）如此这般，一来保住你的万貫家业，二来么我也好开脫你的罪名。

馬 橫：就依白班头，就依白班头。

白士剛：若有反悔，我便仍然拿你到案。

馬 橫：小老儿不敢，小老儿不敢！

白士剛：如此随我来！

〔二幕开，当鋪。

〔馬橫随白士剛走进当鋪。

白士剛：兄长在家嗎？

〔金发财走出。

金发财：啊！賢弟，馬乡紳，快上坐。（让白士剛和馬橫坐下）賢弟和乡紳来到小店有啥貴干？

白士剛：大哥那知，为弟有事求大哥指教来了。

金发财：何出此言，望乞言明，我愿效犬馬之劳。

白士剛：只因馬宅被盜，丫环秋香被杀，太爷限三天捉到凶手，至今半月有余，尚未破案，太爷怪罪下来，我和馬乡紳都吃罪不了啊！

馬 橫：是是，金掌柜若能指个明路，了結此案，我当重謝。

金发财：这——（低头是計）这有何难，你胡乱捉个百姓当作凶犯交差不就結了嗎！

白士剛：大哥高見，小弟我也有此意，不过捉拿凶犯多少也得有点凭据才行呀！

金发财：这个好办，你們坐在柜前飲茶消遣，一遇倒霉之人，就让他做个替死鬼罢了。

白士剛
馬 橫：（拍手大笑）妙計，妙計！……

〔張成玉手托包裹走来。

張成玉：（唱）丹桂飘香試期近，
当鋪典当到帝京。

此去攀得月中桂，
衣錦還鄉謝亲情。（走進當舖）

金掌櫃。

金發財：哦，這不是張秀才呀？你……

張成玉：前來典當來了。

金發財：所當何物？

張成玉：現有包裹一個，朝奉過目。

金發財：（接着）噢！彩衣八件。（與白、馬使眼色）

張成玉：八件彩衣。

馬橫：（上前看包裹）不錯，這八件嫁衣正與我家被盜之物，數目相同，顏色相同，料子相同，今日，怎樣到在你手？

白士剛：（伸手抓住張成玉）馬府行搶殺人分明是你。走，隨我去見太爺！

張成玉：白班頭你莫要錯拿好人！

白士剛：錯拿好人？你本是貧寒人家，哪來這八件綢緞嫁衣啊？

張成玉：小生家境貧寒，無錢赴京投考，前去舅父家中告借，多虧我表妹一片好心，將心愛之物奉送與小生了。

金發財：你舅父不是豆九成嗎？他也是一個勞苦人家呀！勞苦人家那能為閨女陪送彩緞嫁衣呢？只怕張秀才是慌言吧！

張成玉：小生从不撒慌，全屬真情。

白士剛：呸！什麼真情，分明是盜竊之物，还敢抵賴？（套法繩）隨我走！

張成玉：冤枉呀！（白士剛帶張成玉下）

金發財：馬鄉紳，那里边还有綉花錢襖一个，你可要記下了。

馬橫：記下了，記下了！（白去而復返）

金發財：賢弟為何去而復返？

白士剛：險些忘了一件大事。

馬橫：班頭有何大事？

白士剛：（猛出匕首）

馬橫：哎呀呀，班頭之命，我件件依從，你这是何意呀？

白士剛：殺人償命，需有凶器，方能落案。这个买卖，就說打從你家花園而得，你要牢牢緊記。

馬橫：是是是，班頭請便。（白下）

金發財：正是：

（念）栽贓証偷天換日，

馬橫：（念）求免禍那管旁人。

（奸笑而下）

第四場 被 冤

〔延津縣公堂。〕

〔知縣楊世英隨四衙役升堂。〕

楊世英：（念）熟律令善理詞訟，

坐延津兩袖清風。

下官楊世英，上任以來，為官清似水，斷案明如鏡，偏偏馬家盜財害命一案，半月有余，尚未破獲。今日又到追比之期，左右，（眾應）侍候了。

白士剛：（上念）巧施害人計，

那怕追和比。

參見太爷。

楊世英：罢了。馬宅被盜一案，人贓可曾拿獲？

白士剛：俱已拿獲。（把包裹呈上）這是贓物，（呈匕首）

這是凶器，太爷請看。

楊世英：這贓物從何處所獲？

白士剛：金家當舖。

楊世英：這凶器從何地而得？

白士剛：馬府花園。

楊世英：殺人凶手，他是哪個？

白士剛：就是那張成玉。

楊世英：啊！張成玉！他乃囊門秀才，熟讀孔孟之書，豈能作此非禮之事？

白士剛：太爷，有道是“人勞志短”，太爷明鑑。

楊世英：這……

白士剛：現有真贓實據，太爷一問，便知真假。

楊世英：嗯！將原告帶上堂來。

白士剛：是。（向外）將原告帶上堂來！

〔公差帶馬橫上。〕

馬 橫：監生馬橫叩見太爷。

楊世英：站過一旁。

馬 橫：謝太爷。

楊世英：馬監生，我來問你，你宅被盜，所失俱是何物？

馬 橫：監生失單之上，開列明白。

楊世英：你與我再訴一遍。

馬 橫：太爷呀！

（唱）失去嫁衣八件整，
件件彩綉是精工，
兩身油綠兩身紅，
兩身粉白兩身青，
八件衣外用毛藍粗布裹，

楊世英：還有何物？

馬 橫：（唱）還有個綉花錢褶夾當中。
太爷不信細察看，
差錯分毫甘受刑。

楊世英：所言衣物倒也相符，只是這失單之上，還有金元寶
五個，贓物之中，為何無有？

馬 橫：（語結）

白士剛：稟太爷，想這國寶源流，隨手可用，賊人豈能拿去
典當？

楊世英：嗯！馬監生，我再問你，這凶器可是從你家所
得？

馬 橫：正是從監生花園之中找到。

楊世英：你家秋香，怎樣身死？

馬 橫：項下一刀斃命。

楊世英：倒與這尸格相符，只是這小小匕首……

白士剛：匕首雖小，鋒利無比，小人驗過正是殺人凶器。

馬 橫：望太爷與監生作主。

楊世英：一旁候審。來，帶張成玉！

〔眾應。帶張成玉上。〕

張成玉：生員張成玉與太爷叩頭。

楊世英：哪！張成玉，身入賢門，應習礼仪，為何馬宅偷盜行凶？速速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

張成玉：太爷，生員实在冤枉呀！

（唱）县尊息怒慢責怪，
下情上达老父台，
幼讀詩书十余載，
圣贤教誨常在怀，
岂肯为非与作歹，
玷辱士林污清白。
誰知橫禍来天外，
說我行凶又偷財，
分明栽脏把人害，
望父台开脫俺縲紲之灾。

楊世英：（唱）將脏物对失单不多不少，
还有你杀人的匕首尖刀。
真脏实据摆下了，
你口呼冤枉为那条？
花言巧語敢不招！

張成玉：（唱）他他他，是誣告，
无中生有难承招。
莫信他凭空的誣良为盜，
听生員把下情再訴分曉。

楊世英：（駭）

張成玉：（唱）都只为大比年进京赶考，
家貧寒少盘費好不心焦！
无奈何舅父家求助相告，